

■讲述



五十载师生情

□李朝全

2014年被中央文明办等单位评选为“中国好人”的金兴安是安徽省的一名儿童文学作家,他的成长,与父老乡亲和老师们的帮助、关爱分不开。

当金兴安在定远县吴圩读初一时,遇到的班主任叫傅家成,他是刚刚调来吴圩初中任教的老师。傅老师1962年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,分配到定远中学高中部。第二年,学校动员教师到基层任教。他便自告奋勇地来到吴圩教初中。

一个严冬的早晨,滴水成冰。傅家成去男生宿舍检查学生早操情况。别的同学都起床了,纷纷忙着刷牙、洗脸、整理被子,宿舍土墙拐角的山炕上,却还蜷缩着一个瘦小的身躯。

“嗨!同学!你怎么还在睡觉?为什么不起床上操!”傅老师很不高兴。

听到老师的催促声,那个瘦小的身躯慌忙披衣下床。

一个正在刷牙的同学转过头,对傅老师说:“老师,他叫金兴安。他的被子太小太旧,一夜都没睡好。等我们起床后才给他加了一床被子让他暖一暖,再睡一会儿。”

傅老师走到土炕前,这才注意到金兴安的被褥又脏又破。他用手摸了一下,破被褥硬邦邦的,被褥下只垫了一把稻草。尽管人刚刚离开,却没有一丝暖意。他原本打算批评兴安一顿,此时却语塞了。

上完早操,傅老师向别的学生打听金兴安家里的情况。

有了解他的同学告诉傅老师:他是个孤儿,父亲早在1939年前就加入了共产党,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过功,还当过基层干部,但却没能熬过被老百姓称为“五风”(1958年在大跃进、大炼钢铁、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,所泛起的“官僚主义、强迫命令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”等五股风——笔者注)的灾年。

星期天的时候,傅老师特意到金巷村去家访。到了金巷村路口,跟人打听。乡亲们热情地接待了傅老师。周围的老人都围过来,对傅老师说:“我们都照顾他。老师您真好,还来看他。”

傅老师随着乡亲们来到兴安住的生产队烟炕。屋子里什么都没有。他的心里五味杂陈:这个小小的孩子,他的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来的?

傅老师出生于肥东县一个地主家庭,因为成分不好,常受人歧视。但是,即便是在土改时期,老师们对他也都很好。此时他觉得,如今自己当了教师,也应该好好对待金兴安这个孤儿,何况他还是革命者后代呢!

一天,他收到一张定远县民政科寄来的20元钱的汇款单,让他转交给金兴安同学。兴安接过汇款单一看,说:“老师,这不是我的钱,我不能要。”说着,就把汇款单往傅老师的办公桌上放,转身便走。

傅老师感到莫名其妙。究竟是怎么回事?县民政科为什么要给兴安寄钱呢?寄给他钱他又为什么不要呢?要知道,20元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呢!傅老师大学毕业,一个月工资才42.5元!

很像一个童话,2000多年前,希腊人发现、开拓了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拉希东海港。依托这个海港,一座城市渐次展开,后来成为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。

我到马赛时,当年的拉希东港——成为欧洲的第二大海港——马赛港,已经退出法国的远洋运输,成为停泊游艇的旧港。毕竟有迷人的故事,我到法国,竟然别无他顾,只在马赛的大街小巷中行走,去得最多的便是马赛的旧港。

我入住的酒店古朴、幽静,没有熙来攘往的游人,悄然出入,难得的清静。酒店附近有公交车通往马赛老港,近似道具模样的公交车在轨道上行驶,车上端两条连接线与并行的电线相交,显然,这是电力轨道公交车,是环保的交通工具。在马赛生活一周以后,熟悉了这趟公交车,经行5站,就到马赛老港了。

我愿意在黄昏时分到马赛老港。太阳忙碌了一天,疲倦袭来,自然收敛了锋芒,因此,我们看到的阳光光辉不再炽烈,色泽也变得温和,与港口附近的建筑、游艇、海鸥,交织成优美的画面。我从公交车站走向老港。两侧是四层高的老房子,音乐家旁若无人地演奏,匆匆的行人,从老港走来,又向老港走去。我走出这条路,视线开阔了,的确是声名远播的码头,宽敞且笔直的石板路,围着码头,形成一个U字。我站在U字的下端,可以看到无尽的海洋,我知道,这是马赛老港的出口,无数艘轮船,无数次远航,都是从这里出发,前往世界各地。无数艘的轮船,无数次的远航,让马赛有了生命活力,让法国神清气

爽。他决定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于是,他拨通了县民政科的电话。

接电话的人告诉他,金兴安同学假期时住在民政科招待所时,从墙壁缝隙的老鼠洞里意外地发现了20元钱,当即交了公。民政科的同志觉得这个孩子诚实,生活又特别困难,加上这20元钱也找不到失主,只好寄给他。

听到这些,傅老师的眼眶湿润了,拿着电话筒的手都颤抖起来。这是多好的一个学生啊!他太需要钱了!但是他却如此的拾金不昧,哪怕是无主财物也坚决不肯接受!

从此,傅老师对兴安更加喜欢,生活上处处照顾他。兴安缺学习文具,傅老师帮他买。兴安的饭菜票不够了,傅老师就支援他。兴安需要时可以住在他的宿舍。

渐渐地,傅老师发现,兴安喜欢画画和文学。他每次到傅老师的房间时,目光总是贪婪地盯着书架。傅老师鼓励他:“这些书,如果喜欢,你可以随便拿去看。”

有了老师的这句话,兴安读书的热情一下子便被激发出来。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苦难身世,金兴安对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情有独钟,爱不释手。

一个星期天的晚上,傅老师和同学们都去看电影,兴安却不去,坚持要留在傅老师房间,边开门边看书。

那天夜里,由于放映机发生故障,师生们看完电影回学校时已是凌晨两点。但是,当傅老师一踏进校门,远远地就望见自己房间的灯光仍旧亮着。他推门走进房间,正在读书的兴安竟然没有察觉。

傅老师心疼地责备他:“你为什么还不休息呢?”

兴安笑了笑,指着打开的《在人间》说:“老师,您看,高尔基深夜还在一个圣像作坊里拼命干活哩!”

那天夜里,兴安一直读到东方发白。

放假时,金兴安也不回家。只要傅老师留在学校,他就让兴安到自己的宿舍去。兴安总是取下书架上的书,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学校停课,兴安算是初中毕业,由定远县委办公室推荐,进入定远县印刷厂当排版工人,月工资19元。那时排版用的是铅字。金兴安干的活就是检字或排字。常用字一共有24盘,要求准确迅速地 from 铅字盘里找到需要的字模。字模的字都是反着刻的,需要熟练记忆和背诵。

兴安脑瓜很灵,24盘字模很快就都背得滚瓜烂熟,找字找得特别快,一小时能排1500字,达到了一个熟练排字工人的水平。

1968年冬天,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。1966—1968年毕业的初、高中学生(俗称“老三届”)一律下放到农村。金兴安于是回到金巷,住在生产队废弃多年的大猪圈里。

有一天,他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,而且越来越厉害。屋外正下着鹅毛大雪,天寒地冻的,找谁求助呢?

兴安本能地想起了傅老师,赶紧捂着肚子,

顶着漫天大雪,深一脚浅一脚,跌跌撞撞地朝20多里外的吴圩初中走去。当他终于走到学校,艰难地敲开傅老师宿舍的门,因为又累又痛,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看到兴安满脸痛苦扭曲的样子,傅老师吓坏了。他二话不说,背起兴安就往区卫生院跑。医生马上给兴安做了检查,初步诊断为“肠梗阻”,必须在24小时内做手术,否则可能导致肠穿孔,后果不堪设想!

“患者是个孤儿,既没有家,又没有父母,求医生救救他吧!”傅老师恳求道。

一听说患者是个孤儿,年轻医生的眼眶湿润了:“傅老师,不是我不肯。区医院没有手术条件,赶快送县医院抢救吧!”

吴圩距离定远县城有70里路程,这时已是半夜三更,又下着大雪,可怎么送去县医院呢?

看着兴安疼得脸色苍白,连话都说不出来,傅老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。

他硬着头皮,冒着风雪,一路跑着来到了区公所。此时夜已深沉,所有的灯光都已熄灭,区领导也早就睡熟了。傅老师顾不了太多,他擂响了区领导小组组长钱连山家的门。一听说群众有困难有急事,钱连山二话不说,拉上傅老师就走。

到了卫生院,见到了金兴安,钱连山决定,马上组织一个六人护送小组,连夜用平板车往县城送。一行人艰难地行进在大雪纷飞的深夜。傅老师高举着灯,忽左忽右地走在前面。厚厚的积雪让人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。没走多远,他的脚脖子已又酸又疼,身上冒出的汗水变成了水蒸气向外散发。他还要不时地停下脚步,给兴安掖掖棉被。

“哎哟!哎哟!”兴安痛苦的叫唤声,在漆黑的雪夜中,显得格外刺耳。傅老师的心紧紧地揪着。

开始的十几里路都是土路,下过雪后变得特别泥泞湿滑,拉着板车特别吃力。傅老师埋头拉车,汗湿的内衣紧贴在身上,冰冷刺骨。他只要有一会儿没听到兴安的叫唤声,就忍不住不安地喊一声:“兴安!”兴安应了一声。后来,每当回忆起这个大雪纷飞的冬夜,金兴安都止不住热泪盈眶:“我每次遭难时,总会碰到傅老师这样的好心人相助!”

然而,县医院也做不了这个手术。傅老师又赶紧送兴安去蚌埠医院。

开刀见血至少得卧床休养一个月。这个月里,傅老师就一直陪伴在兴安身边,像对待亲人一样,无微不至地照料他。以至于医生和同寝室的病友都以为傅老师是金兴安的亲哥哥呢!当傅老师告诉医生,他是兴安的初中老师时,医生怎么也不肯相信。

1971年春,兴安回到阔别了两年之久的故乡。乡亲们围着他问长问短,拍打着他的肩膀,抚摸着他圆润的脸蛋。面对着亲人一样的乡亲,兴安从心底里感到幸福。

翌年,定远县“五七大学”经安徽省和滁州地区两级政府批准新设了师范班,学制两年,相当于中专。傅老师被调去任教。恰巧,蒋集公社也推荐兴安去“五七大学”师范班学习。这样一来,师生又团聚了。

师范班毕业后,兴安被辗转调到定远党校,从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,并因为写作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,80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,各种人才匮乏,也备受重视和重用。兴安因为擅长写作,很快便被调到合肥的一家报社工作,当上了一名记者、编辑。而在这时,傅老师也调到合肥二十四中任教。师生俩再次会合。因为同住一座城,相互间来往得更更多更勤了。50多年里,兴安一直同傅老师保持着亲如一家关系。以前,傅老师的三个孩子都喊金兴安“叔叔”;如今,他们都亲切地喊他“大老板”(合肥方言,“大哥”之意——笔者注)。

从1984年至今,每年正月初一,兴安都要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去给傅老师拜年。傅老师很欣慰,自己培养了兴安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人才。“老师就是一道人梯,要扶着学生一个个地爬上去。”傅老师深有感触地对我说:“师生情是中国的好传统。有人说我,你工资那么高,有啥贡献?我说,兴安就是我最大的贡献。”

诗上庄,坐落在河北省兴隆县安子岭乡。这是个藏在燕山深处的小山村,全村只有百余户人家。而这小小村落里的老刘家,在中国诗歌界却有些名气。老刘家出了四位作家:刘章、刘芳、刘向东、刘福君,他们都是中国作协会员。刘章和儿子刘向东、侄子刘福君并称诗坛“三刘”,刘芳则是散文家。刘章出版过45部诗文集,刘向东已出版了《山民》《谛听或倾诉》《母亲的灯》等23部诗文集,刘福君也已出版了《母亲》《父亲》《上庄人物》《诗意毛泽东》等8部作品集。这几位“老刘家”的诗人,有着共同的诗学原则:衷情乡土,讴歌乡土。他们的诗里总是弥漫着大山的风韵和泥土的芬芳,演绎着清新、自然、质朴的诗风。而真正让诗歌和诗上庄有机地结合起来,使村庄因诗歌而发生巨变的,是诗人刘福君。

一
在河北省的行政区划中,原先是没有“诗上庄”的,这村子就叫“上庄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上庄走出来的第一位诗人是刘章。1956年,刘章以“农民诗人”的身份及其诗作而引人注目。其诗歌《牧羊曲》中“花半山,草半山,白云半山羊半山,挤得鸟儿飞上天”,在当地已成为农民们传唱的名句。他的《山行》《寸草情》《山葡萄》和散文《搭石》《饱山》等,都被选入了大中小学课本。他后来的《刘章乡情诗选》等多部代表着中国乡土诗歌的作品集,无不以家乡的山水为创作源泉。在他的带领下,刘向东、刘福君等也循着乡土文学的道路,创作了讴歌乡村的佳作。

“诗歌本来就来自土地,来自乡村。这是从《诗经》就开始的文化传统。我们所做的是让诗回到乡村,让更多的人读懂诗爱诗,让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农民的心中生根、开花。”刘福君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这位19岁参军离开上庄,曾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诗人,其诗歌从未离开过这片他养他的土地。他的诗歌里总是流淌着上庄的十里溪沟,闪现着他严厉的父亲、慈爱的母亲和质朴善良的乡亲。从他着手打造“诗上庄”,到现在已过去了五年,“诗上庄”正在变成一座真正的“诗的村庄”。一进村,诗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村里的小广场上,是数十块大理石碑刻,除了上庄诗人创作的诗歌,100多首古今中外的名诗也镌刻其上。然后是一长排碑文墙,包括了上庄村的历史、村歌《我的上庄》、历届大中专学生名录、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和参军人员名单等。道路两旁的石头上、小河的河堤上,随处都刻着诗歌,让人感到仿佛走进了一片诗的天地。

作为村里人,同时也是承德市作协主席的刘福君,对村里“硬件”的建设颇费了一番心思。他和村委会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,从道路修整、河道拓宽,到居住环境改造、果园建设、畜牧养殖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规划,现在他正着手进行着村里的诗歌馆、村民活动中心、村里接待中心及沿河“田园悟道”的建设。村里资金跟不上,他就先自掏腰包垫付;没有设计师、施工队,他就亲自操刀上阵。他不仅要把诗歌作为人文景观呈现在自然风貌中,让来到“诗上庄”的人感受这里的乡情和诗情,更重要的是让村民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。农民们劳作之余,抬眼就看见诗,孩子们上学放学,一路走过就把那些优秀的诗句记下了。特别是在“田园悟道”修好后,十里溪沟沿河栈道将形成一条优美的诗链……这才是刘福君的用心所在。他觉得,这就叫“以文化人”。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,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,积淀着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。他想过诗歌,把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传下去,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树立起来,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永远扎根大地,生生不息。

二
在诗上庄的一个岔路口,我们遇见了78岁的村民李淑珍。都说“诗上庄”的农民们几乎人

的港口。它将向世界输出普罗旺斯的商品,它也将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回马赛,一来一往,就是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的动力与活力。

马赛的气质让我沉迷。马赛一点也不奢华,它沉默不语,很像一位有教养的贵族,常常以冷静、温和的眼光面对。只是冷静、温和的背后,藏着坚硬的自信。港口,往往是一座城市的经济中心,会有很多重要的机构在这里驻足,因此,也会有许多精彩的建筑拔地而起。与山上的教堂相对,是一幢灰色的四方形建筑,据说,是市政厅,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我随便看了一眼,有许多话想说,可又不愿意说。四方形建筑的后面,是一栋略高的建筑,门口有一片平地,汽车停泊,井然有序。有人从大楼里出入,衣着考究,表情平和,有的钻进汽车,有的到码头散步,有的登上游艇,驶向大海。

在马赛住了半个月,闲了就到马赛老港。每每一艘游艇驶向大海,我会盯着那艘游艇,直到游艇在海上消失。这时我会想,游艇是不是去古堡了,与马赛老港有一箭之遥的古堡,建在一座孤岛上。据说,这是过去的监牢。大仲马把古堡中发生的故事写进了长篇小说《基督山伯爵》,至今,到马赛旅行的人,依然认可这个传说。每天,有很多人乘船登岛,在古堡中感受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曲折故事和人物形象戏剧化的命运。我没有脱俗,到马赛的第四天,登上了孤岛,也在孤岛上的古堡里,迎合着一段缥缈的传说。古堡如迷宫,从一条狭窄的通道,攀上古堡的顶端向下俯瞰,有一个20㎡的凹地,四周是横着铁栏的小窗。小窗幽

■现场
——刘福君和他的诗上庄
□余义林
人会写诗、背诗,那么这个个子不高、普普通通的老大娘会写诗吗?结果,当我们询问大娘时,她当即大声朗读了她的一首诗《我的家乡诗上庄》:“门前有座大青山,山下河水弯又弯。村里大路宽又宽,鸡冠花开在路两边。百姓看到真喜欢,我们以后的日子更美满。”大娘笑容满面,毫不怯场,看来对自己的“诗句”还挺满意。来到诗上庄的人都感觉到,这里的村民和别处的农民不一样,他们不仅喜欢写诗、读诗、赛诗,而且家家都有家训,“弟子规”、“三字经”中的名句也是妇孺皆知,尊老爱幼、文明上进已成为诗上庄的村风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参观考察时曾指出:“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,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。”而“诗上庄”的出现,正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范例。历史上的上庄,并非是一个拥有诗书文化传统的村庄。这个小山村虽然风景如画,但一直贫穷落后。由于山耕种地有限,漫山遍野的山楂树、栗子树就是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孩子上学的不多,村里文化人更少,难得听到琅琅书声。刘福君说,上庄153户人家,人均纯收入只有1530元,真正宽裕些的也就十几户。我希望通过文化把村里人的精气神提上来。通过文化平台,把村里生态搞好,居住条件彻底改善,让农民富裕起来,而且贫富差距不要太悬殊,生活得幸福点。

事实证明,他的“文化平台”搭建得非常有效。自从“诗上庄”这块牌子挂起来后,这个小山村真的被诗歌改变了。燕山采来的大石头,被拾掇干净,一溜一溜地立在路边,刻着一行行的诗。一块像打开的学生作业本的石台上,刻满了100多位诗人的名字。一张别具一格的“中国诗人地图”也挂在他的办公室中。他就像种庄稼似地“种诗歌”,于是,诗的花儿便开满了村庄。连刻在墙上的乡规中,也有这样的诗句:“山与山头雄奇,水与水比香甜,户与户赛文明,人与人争贡献……粗看都是废物,细观都是宝物,粗看都是俗人,细品都是雷锋。”在诗上庄,诗是头上的蓝天、山间的泉水、坡上的玉米地,它不仅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,而且还吸引了大批诗人和游人的关注。上庄诗歌馆,已经收集了数十位诗人的诗稿和题词。一本村办诗刊《诗上庄》,也时常刊发名家的新作。村歌《我的上庄》已在村民中唱响:“小河清悄悄,鸟儿把歌唱,春来山花笑,金秋果飘香。”2014年和2016年,举办了两届“中国·兴隆刘章诗歌颁奖”。2015年,首届“诗上庄国际诗歌论坛”在上庄村举办,海内外诗人齐聚一堂,小山村成了诗的海洋。在今年秋季,“诗上庄”还将举办“第二届诗上庄国际诗歌论坛”,届时将有十多个国家的诗人来到上庄,那又将是一场诗歌的盛会。

刘福君有个很大的“上庄梦”,就是把“诗上庄”打造成中国文化名村。他深知,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,是我们民族的“根”和“魂”,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名村的底蕴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如果抛弃传统、丢掉根本,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。所以,他现在是既要推动村庄环境建设的“硬实力”,也要弘扬传统文化的“软实力”,两手都要硬。到目前为止,“诗上庄”已成了兴隆县的名片、承德市的名片,不久的将来,可能还会成为河北省乃至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。实现“上庄梦”,应该不会太遥远了。



暗,看不清窗内的究竟,朋友多次来过,他抬手指向小窗,说,那里是监牢。我对监牢很恐惧,站在那里,看着许多游人向小窗内窥视。我没有兴趣,一处让自由窒息的地方,让生命萎缩的环境,还是离远一点为好。我说,去看海吧。

地中海,真的令人心旷神怡。我是在马赛老港捧起地中海的海水的。水如翡翠,从手指缝流下,似乎目光也有了绿色。日光下的地中海,是真正的蔚蓝色,通透、豁达。乘游艇去古堡,犹如在蓝色地毯铺就的道路上前行,前方是狭长的孤岛,孤岛上是起伏的古堡,缓慢的速度,悠长的行进,是真正的普罗旺斯的浪漫。船在孤岛简易的码头旁停泊,从码头上看海,可以看到幽深的尽头,就连无拘无束的鱼也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是怎样的海,这是怎样的清澈,于孤岛上遐想,如梦如幻。

在马赛老港徜徉,总要问自己身在其中的感觉,便想起两个词:自然、古典。前一个词在眼前,后一个词在心头。马赛是自然美与古典美的结合。马赛背山面海,汹涌的海流与野蛮的潮汐不在这里横行。因此,这里的风景具有高贵的美感,也是地中海一个特殊的段落。从马赛的源头,我们知道什么是厚重。当马赛新港开始承担一座城市的经济重任,这个老港有了回忆的资本,它像退伍还家的军人,在记忆里怀想往日的辉煌。在出海口附近的圣约翰城堡,还有圣尼古拉城堡,是记忆的资格。建于路易十四执政期间的古堡,如守候港口的将军,日日伫立,天天遥望,它要把老港的故事代代相传。